

## 第六回 詢根由隱情直訴 避嫌疑著意嚴防

綠梧軒，閒花地，秋色盈眸，一望寒煙翠。山帶斜陽天接水。芳草無情，不管人憔悴。黯銷魂，追往事，夜夜除非好夢留人睡。明月高樓難獨倚，酒入愁腸，化作相思淚。

右調《蘇幕遮》

話說馮樂天有一個嫡弟，表字畏天，倒生一個兒子，只是有些呆氣，人取他一個渾名，叫做憨哥。那畏天是一個吃白食、管閒事的生員。昔日樂天做官時，儼然是一個公弟二爺，書帖往來，包攬詞訟，好不熱鬧。那些府縣，雖厭他歪纏，只因假著樂天圖書名帖，不好怠慢，只得依允。以後漸漸的衙門情熟，廣交結納。此時樂天致仕在家，他也用不著依傍了。坐在家中，竟有人來尋他，包訟處和，俱少他不得。樂天再三勸阻道：「吾弟身列儒林，係名教中人，當自立品望。吾蒙叨帝眷，謬登仕宦，除了年節慶賀，從不肯輕易趨揖公庭。總有切己的事情，只得隱忍丟開，不去計較。看得天下事，利之所在，害必隨之。有利而無害者惟書。當杜門高堂，謝絕閒事，娛情詩酒間。盡可悠優取樂。何苦日與奸胥滑吏，趨走險道。竊謂吾弟所不取也。」畏天道：「原非做兄弟的本懷，要是這樣忙碌碌，巴不得個焚香煮茗，論道講學，受一刻的清福。只因這些人敲門打戶，應接不暇。或倚強欺弱，恃富欺貧。我那時不知不覺動了個惻隱之心，只得與他伸冤理枉，排難解紛，保全兩造的身家。處得事體停妥，那杯酒須些小事，即受他酬勞的幾兩銀子，也是理上應該的，不為罪過。據我看起來，誦經把素，是後世邈茫的事，抑強扶弱，倒是現在的功德。」樂天聽了他這一番花言巧語，不好與他爭論是非，只得點頭微笑而已。正是：

酒逢知己乾杯少，話不投機半句多。

馮公兄弟二人，作事天壤之隔，因此不甚和睦。那畏天心裡暗喜樂天並無子嗣，只得一個女兒，少不得要嫁出的。時常對樂天說，要把憨哥過門立嗣。樂天巴不得姪兒長進，撫養讀書，接續宗祧。看見是個呆子，豈肯眼前增一個厭物。畏天倒也安心放膽，私心算計道：「馮氏族中，只有我們父子二人，田園房產，日後總是我們的，誰敢動得一毫，何必過門繼嗣纔為的當。」故此後來把立嗣一說也不提起，只等樂天去世就一鼓而擒。這也是他的造化。正是：

癡人自有癡福，泥神自有瓦屋。

且說樂天因暮年無子，轉著後事，未免唏噓慨歎。一日對著夫人道：「我與你年俱六旬，孤力無助，只有一個兄弟，又是謀為不軌，品行欠端，後日必遭奇禍。指望姪兒成人，承嗣宗祧，又是一個蠢然無知的廢物。便是閨英女兒，頗覺靈敏出眾，才識超群，又是一個株守閨中的女子。造物之顛顛倒倒，缺陷不平，真令人解說不出。我今意欲擇一佳婿，以完女兒終身，我與你也得半子相依，不憂無靠。但少年子弟，不失於粗俗，便失於輕佻。要個才德兼優能得吾意者，百不一見，又是一樁難事。莫若使女兒，親自出個限韻詩題，索人酬和，播揚出去，那才學淺陋的自然不敢前來呈醜，必有英才佳士踴躍獻長。倘文口選中，待我再親自面試。若果然內外如一者，取為東牀，庶不誤女兒終身，而爾我亦倚托有人矣。夫人意下何如？」夫人尚在沉吟不語。那時閨英侍坐，立起身來從容答道：「雙親膝下無人，孩兒終鮮兄弟，正可權做個不出門的男子，晨昏定省，怙侍終身，固孩兒之素願也。婚姻大事，數由前定，豈容人揀擇得的。況閨中題詠，事屬不經。倘俚詞鄙句，播揚開去，那些膏粱子弟，輕佻惡少，視為奇貨，或冒名借色，或倚勢強求，種種惡態，不可盡述。那時父親卻之反多周折，就之又失擇配本懷，添出一番是非，徒增煩惱。」樂天點頭道：「孩兒之言，深為有理，只是我此一舉，亦出於不得已。男大須婚，女大須嫁。汝今年已及笄，不為早矣。」閨英接口道：「孩兒粗知禮義，父親只管放心過去，自然有個天數，何必作此多方憂慮。」馮公夫婦俱贊歎不已。於是把擇婿的念頭，且歇息了。外人並不知閨英小姐具這般才貌，即有求親的來，馮公不中意就回了，因此姻事蹉跎不題。

再表梅公子，自到園內，暗喜藏身得所，又感馮公加意看顧。清晨起來，灌理花木，服役之暇，偷空便去讀書，夜間每讀到更盡漏澈。正是：

受得苦中苦，方為人人上人。

話說馮公的書房，與梅公子的房相隔不遠。梅公子初時誦讀，留心收斂，不敢高聲。以後漸漸慣了，讀到忘懷處，便高聲朗誦起來。一夜馮公睡醒，忽聽得書聲朗朗，驚駭道：「怪哉，此處何得有書聲入耳？」仔細聽時，愈覺聲音悲切，不禁披衣起坐。再聽時，那書聲竟從木榮房裡來的，不勝駭異。遂緩緩啟扉，一路步到木榮房邊。但見月明如水，樹影橫空，吟唔之聲與風聲上下，如怨如慕，如泣如訴，宛如孤鶴唳空，幽閨泣婦，書聲中又帶有淒楚之意。回到房中想道：「我暮年不得一個接續書香的子嗣，不意木榮倒具此一種志氣。我一向原有些疑惑，他並不像個下人的行止。由今看來，莫不是去國懷仇，含冤隱跡的奇士？然我與趙連襟，志同道合，意氣相投，即有親友隱情，也該與我說明，何必如此喬裝，連我也瞞著？」挨至明日，梅公子並不知夜間被馮公窺聽讀書。那馮公存心要稽查他的來歷，早晨看他揩臺抹凳，服侍件件停當。馮公著意看他，愈覺有一種俊雅藹藹吉士的氣象。暗想道：「我若平常這樣問他，決不肯實說真情。待我生個計較，探其口氣，看他如何？」

待得飯後，馮公獨坐書齋，梅公子走來侍立在傍。樂天道：「木榮你曾吃飯否？速去收拾行李，我打發你原到趙老爺那邊去罷！」梅公子吃了一驚，跪下說道：「啟老爺，倘小的有冒犯差失處，情願受責。蒙老爺大恩抬舉，正當服役左右，老爺何出此言？」馮公扶起說道：「不是有甚麼過失，只是你有天大一樁禍事，關係非淺，在我這裡也未免有些不便，你休要瞞我。」

卻說馮公原不知情，故意設此恐嚇之計試他，不覺果然觸著真情，梅公子嚇得面如土色。撲簌簌掉下淚來道：「求老爺救小的則個。」馮公道：「你有甚事？細訴我知道方好救你。」梅公子想來，事到其間，不得不實訴真情。四顧無人，把書房門拽上，將父親盡忠而死，又被回祿，虧萬壽庵園覺僧收留讀書，拒見程松起禍，又虧徐魁代往，趙汝愚教他隱姓埋名，投這裡藏身的情由，細細說罷。放聲大哭道：「我以為棲身得所，不料被誰戳破，又有什麼禍事，今番必死無疑。」馮公聽到此處，呆了半晌。肅然起敬道：

「原來就是梅年兄的令郎，趙連襟何必瞞我，深為可笑。」梅公子道：「這是趙年伯救小姪之熱腸，只得假裝托跡，但老爺剛纔所說禍事，不知可再救得小的否？」樂天帶笑說道：「只因賢姪瞞我，我心上有些疑惑，故設此恐嚇之計，果然不出我料。」梅公子有如得了恩赦一般，一個驚心塊不知撇向東洋大海去了。樂天道：「從今後只好照舊行藏，我自暗加優待。這老弟，你且聽我說。」

去安心讀書，以俟際遇。」梅公子再三致謝感激。馮公看見他人才俊雅，晶志不群，暗想道：「我為女兒姻事，無處覓一佳婿，不期家中倒有一個東牀坦腹，但此事且藏而不露。」故此在夫人、閨英面前，並不提起，但心中藏之而已。

且說梅公子，不比往日，畏首畏尾，竟可放膽讀書。每每觸景傷情，便有題詠志感。光陰迅速，不覺又是臘盡春來時候。一夜讀到更深，漸覺身上寒冷異常。紙窗有淅瀝之聲，推窗一看，卻是落了一園大雪。遂援筆作一首《雪月讀書賦》云：

擁書萬卷，奚假刻雉百城，聽漏三更，堪讀化蠅一枕。風蕭瑟兮，漸敲竹而成聲，氣凜冽兮，奈侵肌而切身。九天無月而盡白，萬樹非花而皆春。懷昔見睨之刺，遜古映讀之勤。若夫紅爐添獸，暖閣盈樽，藏嬌金屋，擁翠香衾，安知寂寞寒窗，窮秋夜繁。至於山陰夜棹，鶴氅遊行，寒江獨釣，羔裘自溫，又何知乎戍遣疆場，吞雪北塵。唯有空閨夢杳，屈指墮針，孤燈光映，薰爐香燼。人孰無情，誰能堪此。嗟乎！賦未口兮想瑤池，志未酬兮望瓊圃，遠近瀟灑兮知人事之蹉跎，憂樂宵壤兮歎缺陷之何多，剔銀燈兮意如何，向冰壺兮怎奈何。

再說閨英小姐，雖是一個女子，卻有儒家之氣、林下之風，兼且秉性端方，持躬嚴飭，除了晨昏定省之外，足不出樓。連自家園內，一年難得一次進去遊玩的。故梅公子住在園內年餘，從未曾識面。那小姐有個乳娘，年近六旬，留在身邊要養老送終的。那乳娘生一個女兒，帶來就做了小姐的侍女，名喚待月，年紀與小姐相彷彿，頗有幾分姿色，粗通文墨，為人最伶俐乖巧。看見梅公子人物俊俏，心上有幾分中意，巴不得老爺、奶奶出個旨意，與他配做夫婦。時常到園裡來採折花枝，對了梅公子帶著笑容，問長問短。那知梅公子是個見色不迷的正人君子，見了他來，倒迴避不睬。

一日朝晨，小姐叫他到園裡來折取臘梅花，打從梅公子房門首經過，只見房門還掩著，故意咳嗽一聲道：「木榮哥，為何這時候還睡著，莫非昨夜做了什麼好夢麼？老爺在那裡叫哩，快些起來。」說完不見則聲，輕輕把門一推，竟自虛掩上的，纔知起身出去了，不在房中。便挨身進去，但見滿案書籍，驚喜道：「原來在這裡讀書，我說道原像個俊俏書生。」將書來翻翻弄弄，只見一本書內，一幅紙上，有小小草字，像個做的什麼草稿一般。揭開一看，寫雪夜讀書賦。明知是他做的，也不看到後面去，連忙袖了，仍舊替他拽上房門。一頭走，心裡想道：「我若送與小姐看了，只怕頓起憐才之念，不無酬和。那時還要央求我，做個傳書遞簡的妙人哩。」復轉一念道：「小姐平日做人最古怪的，倘見了此紙，惱起我來，被他搶白幾句怎麼處？呸！又不是情書，我扯一個謊，只說木榮房門首拾的，難道就打我不成？」低了頭只管思想，不照顧地上，卻被樹根絆了一跌。爬起來，啐了兩啐道：「冤家未曾動頭，先為他吃這一跌。」於是忙忙採了些花回到房中。小姐正在那裡梳頭。問道：「待月，你到園中採花，可曾看見老爺起身也未？」待月道：「老爺與木榮哥，清早不知在書房內說些什麼，好不密切得緊哩。也怪不得老爺這般喜，時常在奶奶面前稱贊他，果然人物生得俊雅，偏喜歡讀書，又會吟詩作賦。」小姐道：「你那裡知道他會吟詩作賦？」待月道：「剛纔園內去採花，打從他門首經過，只見窗櫺地下有一張字紙兒，拾起來看，是一篇雪夜讀書賦，畢竟是木榮做的。」一邊說，一邊從袖子裡摸出鋪在桌上。小姐正在看時，待月道：「賦之好歹我也不曉得，只這一筆字兒，半真半草，玲瓏秀麗，真要令人愛殺哩。」小姐道：「丫頭家，曉得什麼，便胡亂認定是他做的。」待月道：「老爺字跡寫得蒼古，不是這樣的。園中除了木榮，還有那個？故此稀罕拾來與小姐看。不要說小姐不信，連我也不肯信。這木榮倒是才貌兩全哩。」小姐道：「女子寫字做詩也不為奇。此是男子本分中事，有甚稀罕要你這樣稱贊他？」待月在背後把嘴一歪，做個鬼臉。帶笑說道：「老爺為了小姐，要擇一個才貌兼全的，至今難得，小姐倒看得這樣輕忽。」小姐登時變了臉，罵道：「小賤人，誰許你輕嘴弄舌，這樣無禮，該打幾個巴掌。」一頭罵，一頭把紙兒扯得粉碎。待月驚慌，遠遠走開去了。

且說光陰易過，倏忽又是初春時候。園中梅花早已舒放，真個幽姿綽約，素色參差，所以林和靖的詩，至今膾炙人口：

眾芳搖落獨鮮妍，占斷東風向小園。  
疏影橫斜水清淺，暗香浮動月黃昏。  
霜禽欲下先偷眼，粉蝶如知合斷魂。  
幸有微吟可相狎，不須檀板共金樽。

話說閨英小姐，素性最愛的是梅、菊二種，為其欺霜傲雪，雅淡堅貞也。一日同著乳娘，帶了待月同到園中看梅。此時梅公子正叉著手倚著梅樹，呆想那徐魁一去不能通個消息，未知存亡若何？好不腸迴九轉，悲憤交集。只聽得背後有笑語聲，回頭一看，知是小姐出來遊玩，連忙避在假山背後去了。小姐問道：「這是誰人？」待月明明見是木榮，故意調戲道：「莫不是偷花的？這人不老辣，偷花不為賊，走過來向小姐磕個頭兒，何必這樣慌慌張張躲避了。」小姐把眼一斜，待月還不覺小姐怒意。自走到假山邊一張，笑嘻嘻說道：「我只道是誰，原來就是老爺最心愛的。」正要說完，看見小姐把臉一變，連忙住了口。小姐略玩賞了一回，即轉身回到房中，喝叫待月跪下罵道：「沒廉恥的小賤人，自古道『內言不出於閫，外言不入於閫』，況瓜田李下，更當正經端重，那裡學來這般弄嘴弄舌。」剛要打時，只見一個小丫環走來說道：「奶奶叫我来請小姐說話，就要去的。」閨英小姐平日最孝順的，說是母親叫喚，只得放了待月，連忙到夫人房內來。未知有何話說，再看下面。